

谈《伤寒杂病论》之方药特点

郭文娟

山西中医学院基础部, 山西省太原市晋祠路一段 89 号, 030024)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技自选项目 (20091137)

通讯方式: gwj081031@sina.com, 18935156146

[摘要] 后世医家赞《伤寒杂病论》为“活人之书”、“方书之祖”。由《伤寒杂病论》方药使用的特点可以看出: 经方在选用药物配伍的时候确实是“审机求属”, 而立法组方用药灵活加减、恒动化裁, 发挥药物有机组合的综合药效, 达到整体综合调节人体功能关系失调的目的。

[关键词] 伤寒杂病论; 经方; 组方规律

后世医家赞《伤寒杂病论》为“活人之书”、“方书之祖”。《黄帝内经》之组方理论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并以此构建了特有的方药配伍理论体系。经方组成, 精明简炼, 配伍恰当, 药少效宏, 其理法方药具有很高的实用性、科学性, 现将其方药特点概括如下。

1 《伤寒杂病论》用药特点

虽然现在看到的是《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 但张仲景用药特点具有共性。

1.1 针对病机, 注重药物组合, 发挥协同作用

通过对类方的归纳分析可以发现, 一些药物总是规律性地以相对固定的配伍关系出现在不同的方剂中, 如桂枝甘草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等。在这些方剂中, 桂枝与甘草为其唯一相同的药物组成, 显示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配伍关系, 这个配伍是针对主治病证中心阳虚的病机而设的, 并且这种配伍关系并不是由同类功效药物单纯地、任意地叠加构成, 具备一定的规律性, 我们称这种配伍关系为规律性组合 (简称为组合)^[1]。在《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 有些药物常与其它药物以组合方式出现, 发挥多种协同功能。如桂枝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等方中, 桂枝、白芍组合, 调和营卫; 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方中, 桂枝、甘草组合温通心阳; 五苓散、苓桂术甘汤中, 桂枝、茯苓组合化气行水等。又如附子的组合应用, 配干姜回阳救逆, 配白术温散寒湿, 配大黄温阳通便等, 不胜枚举。上述药物, 经过组合, 既可增强疗效, 又能扩大应用范围, 从而形成许多“药对”, 是张仲景用药的一大特长, 为后人揭示了用药规律。

1.2 针对病机, 灵活进行药物加减

张仲景用药既有按法立方, 又依病化裁。唐容川在《金匱要略浅注补正》说: “仲景用药之法, 全凭乎证, 添一证则添一药, 易一证亦易一药”。这正是在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的前提下, 当证候发生变化时, 随证用药的范例。对药物的变化采用如下方法: 其一, 药味增减: 如太阳中风证, 用桂枝汤调和营卫, 解肌祛邪; 若阳虚漏汗者, 加附子, 成桂枝加附子汤; 若兼项背拘急不舒者, 加葛根, 成桂枝加葛根汤; 若太阳病下后, 脉促胸满者, 桂枝汤去芍药; 若微恶寒者,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等。其二, 药量增减: 如桂枝加桂汤, 加重桂枝用以平冲降逆; 小建中汤倍芍药以缓急止痛, 健运中气; 通脉四逆汤重用干姜温阳散寒等, 均是通过药物剂量的增减而增强或扩充了方剂的功用。此外,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还有专病使用专药, 充分发挥单味药的功效。如茵陈退黄、百合治百合病等。但这种专病专药的情况少之又少, 单味药的加减多在整体方阵中发挥作用, 更多的还是依据病机, 运用药物组合成方。

2 《伤寒杂病论》方剂特点

方剂组成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 选择适当的药物组合成方。

2.1 审机辨证, 立法选方

张仲景运用方剂是以审机辨证为前提, 依据辨证结果, 作为论治标准, 以此选用方剂。如风寒表证, 风寒袭表, 肺卫郁闭之表实证当发汗用麻黄汤; 风邪袭表, 营卫不和之表虚证当解肌用桂枝汤; 里证热实, 当攻下清里则用承气剂; 里证虚寒, 当建中温里, 则用建中、理中剂; 表寒里饮、表寒里热, 当表里双解则用青龙剂等, 皆是先行辨证, 继而立法, 然后

用方,这是固定不变的原则。同时在方剂加减变化时,亦严格遵守“方随证变”的原则,即在辨清主要病机的基础上,查明兼症,根据主方加减变化,如太阳中风证兼喘,治以解肌祛风,兼以平喘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少阴病阴盛戴阳证,服白通汤;发生格拒之象,治以破阴回阳,宣通上下,兼以咸寒反佐用白通加猪胆汁汤;“产后下利虚极”证,治以清热止利,养血补中,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等。

2.2 立法组方,综合药效

张仲景组方的一大特点,是以“凭脉辨证”为基础,根据四诊所获得的具体资料,严格依据病证病机而确定立法组方的原则。张仲景指出:“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可见组方要以调和病机整体功能关系失调,恢复机体正常的功能关系为标准 and 依据。处处体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严谨的组方宗旨。张仲景遵循《黄帝内经》所载的组方法则和治则,在辨证立法组方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功能恰当、疗效卓越的药物并组合使之成为组方的基本功能单元,如《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开篇第一方均为桂枝汤,是在辨清基本病机为“营卫不和”的基础上,遵《黄帝内经》“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的药物性味配伍原则,选择以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 5 药组合,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共奏疏风散邪、解肌和营卫,化气调阴阳功效。张仲景所组之方,结构层次分明,配伍协调,功能明确,充分发挥药物组合后的整体综合药效。也有两味药物组合成方的,如桂枝甘草汤,辛甘化阳,针对心阳虚的病机;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针对肝阴血虚的病机而设,是最简明的药物组合方式。

此外,张仲景组方中还有一方之中包括不同治疗途径的药物组合,与复杂病机相适应,达到综合药效的目的。①开阖相济法:桂枝汤治太阳中风证,病机为风邪外袭,营卫不和,方中桂枝通阳解肌祛风,芍药和营养阴固表,桂枝、白芍相配,一开一阖,相济而彰。②寒热并用法:半夏泻心汤治疗寒热错杂之痞满证,方中黄芩、黄连苦寒以泄热,干姜、半夏辛热以散寒,寒热并用。③阴阳两补法:炙甘草汤治阴阳气血皆不足,以阴血不足之“脉结代、心动悸”为主,方中炙甘草、人参、桂枝益心气,壮心阳;生地黄、阿胶、麦冬、麻仁养心血,滋阴,甘温壮阳,甘寒滋阴,阴阳互根,两补皆受益。④攻补兼施法:十枣汤治悬饮,方中甘遂、芫花、大戟逐水攻邪,大枣甘温益气而

扶正,乃收攻补兼施之效。⑤滋利共用法:猪苓汤治阴虚之小便不利证,方中猪苓、茯苓、泽泻、滑石淡渗清热利水,阿胶益阴润燥,而收利水不伤阴、滋阴不碍湿的效果。⑥润燥同治法: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少阳病兼气化失常证,方中干姜、天花粉,具有润燥同治之功。诸如上述,张仲景组方往往使用一方多途,综合调节以适应错综复杂的疾病中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的病理机转而收卓效。这一组方法,开拓了临床辨证和治疗用方的思路^[2]。

2.3 依据病机,创立合方

“合方”之词,始见于林亿等校注《伤寒论》的按语中。合方是指两首或两首以上固有的方剂(经方或时方)相合而组成的方剂。《伤寒论》中合方之用有两种命名,一是以合方之名直接标出者,如桂枝麻黄各半汤等;二是重新命名者,如厚朴七物汤、大柴胡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等,此虽无合方之名,但行合方之实^[3]。合方的产生,基于审机辨证的需要,合方的依据,须从两方面考虑。其一,病机病证的转化是合方的前提,如《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的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是《伤寒论》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的合方。若仅从主证上去分析,两方无相同的主证,但于病机上却更多接近,皆有阳虚阴凝的病机要点。其二,方剂功效的对应是合方的条件。由此合方也可以看作是两方或多方各自作为一个大的药物规律性组合,针对具体适应的证机而用。此为将复杂的病机条理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有效途径。合方的优势在于将不同的药物规律性组合后的方剂依据病机进行再组合,能扬长避短,既有原方功效的协同,又可产生新的功效。故合方是一种独到的药物规律性组合论治方法和对药物组合的灵活运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综观张仲景临床施治,始终从全局出发,而不是追循每一个症状去处理,说明经方在选用药物配伍的时候确实是“审机求属”,而立法组方用药灵活加减、恒动化裁,发挥药物有机组合的综合药效,达到整体综合调节人体功能关系失调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郭文娟,烟建华.药物组合结合病机理论探索证内涵的新思路[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2(6):374-375.
- [2]聂惠民.论《伤寒杂病论》的组方特色与经方创研优势[J].中医杂志,2006,47(11):806-808.
- [3]聂惠民.聂氏伤寒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4.

(收稿日期:2011-11-01;修回日期:2011-12-19)